



这是命令吗？

套上银戒
印上一吻
这是誓约的落注？
只许是你的……

台湾 **宋星帆**

POP
POP
POP

这是命令吗？

宋星帆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晓 涛

封面设计：文 苑

小云豆系列

这是命令吗？

(台湾)宋星帆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)

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6 字数:128 千字

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5 000

ISBN 7-204-03242-8/I·557 定价:9.80 元

第一章

也许在过去；也许在未来。

也许在这个时空；也许在另一个时空。

也许在小孩的童话故事书里；也许在大人深埋着的心里。

故事——关于爱与希望，总是在流传着。



毕诺瓦，一个有着悠远历史而保守封闭的内陆小国，靠着横亘国土中央的奥陆山脉上的蓊郁林产，以质佳量多的木材与其他邻近各国进行买卖交易。虽然毕诺瓦在各国间的地位举无轻重，但其人民一直是淳朴善良、安于现状、崇尚和平的。

毕诺瓦的首都帕布拉城，就位在奥陆山脉下的一处平原上，依着卡达亚河的河畔而建。它除了是各地木材的集散地之外，也是行政中枢——毕诺瓦王宫的所在

这是命令吗？

地。

毕诺瓦王宫最初是一幢口形建筑，主栖中空的地方是个观赏游憩的中庭，正面则有大片美丽的花园。之后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兴建，除了原本口形的主楼之外，又另外向左右两旁各延伸加盖了楼层，及主楼之后的副楼。王宫建筑采蓝白色系——纯白的墙面、深蓝的拱顶及尖塔，各个窗棂或塔楼皆缀有精致的图纹石雕，虽然比起其他大国尚称不了壮丽奢华、金碧辉煌，却也有其别致巍峨的地方。

在一个凉爽的初春清晨，整座王宫皆被缥缈的薄雾笼罩住，周遭除了早起的鸟鸣声之外，只有隐约从王宫左翼前殿传出的谈话声。

“典恩，送到此为止吧，黑火就在外头了。”弋翅在门前拦下他的兄长——十岁便加冕登基的毕诺瓦国王，年轻而英昂的脸上有着飞扬跋扈的狂放与气势凌天的倨傲不羁。

“还是非走不可？”典恩与他的胞弟是完全不同的神韵——俊逸儒雅的面貌、温文谦和的态度，随和可亲得就像是个邻家兄长，但环境造就了他的忧郁气质，使他总会在盲行举止间不经意愿露过多的软弱。

弋翅扬起一抹魅力无边的笑容，将挂在手臂上的黑绒披风，俐落的系上肩头。他拍了拍兄长的肩，“我会

这是命令吗？

回来的。”

典恩有些急切的开口：“其实你不必离开，我们也能将毕诺瓦管理得很好，你有这能力的——”

“典恩。”弋翅截住他的话，“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，相信也该有了共识。我的确可以留在毕诺瓦，只要有详尽的计划与密切的执行，假以时日我们仍然可以从那群老黄民狼手中夺回全部的政权。但解决了那群老臣揽权的问题，尚有另一个问题待解决；那就是必须找出一条未来可行的出路，让毕诺瓦有能力可以对抗其他各国的覬覦。”而他得在毕诺瓦的宝藏被其他各国发现之前，赶紧将之纳入掌控之中。

弋翅说着话的同时，墨绿的眼闪出犀利的光芒，左手大拇指下意识地抚弄小指上的指环。

“这些我明白……”典恩微低下眼，看着身前扭绞的双手，“但不是可以先安内再攘外吗？父王及母后过逝已经九年了，你难道不想先取回我们的权力，再去计量如何在各国之间生存下来吗？”

“典恩，就因为已经过了九年，所以我们的眼光不能只一味放在过去的悲境中。九年前我们的确可以义愤填膺、声壮气阔的誓言得回我们的权力，但如今毕诺瓦的林木业已渐趋衰微，光靠木材与其他各国买卖交易，

这是命令吗？

将会越来越无法应付所有人民的需求。或许一时之间还顾现不出问题的严重程度，但再这样下去，不出十年，毕诺瓦便会沦为其他大国所瓜分。若我们现在只顾着怨根而忘了毕诺瓦的人民，那我们与那群昏庸愚昧的老臣有何差别？我要的不单是得回属于我们的权力，我还要整个毕诺瓦的繁荣与富庶。”

面临毕诺瓦的内忧外患，弋翅语气里展现的决心是不容置疑的。

伸手推开殿门，远眺殿外，他并未对典恩提及他已找到毕诺瓦未来的方向，只因一切尚未成定局，以他对典恩的了解，典恩若多知道一些，必定又会多忧心一层，他不愿让他太过担心。

典恩在他身后开口：“但是——”

“典恩。”弋翅再次打断他，转身握住他的肩，定定望着他，“你必须相信我。即使我离开王宫，也并不表示我会将宫中的事完全置之不理，我仍会在暗中帮你；而更重要的是你也必须相信你自己。”

典恩回规他这个自小就聪颖过人、能力卓绝的胞弟，半晌，他深深叹了口气，为弋翅轻易就看透了他的不安，而显现出肭蜈的抱歉与早熟的忧郁。

“对不起，我只是不以为我可以在你不在的这段期

这是命令吗？

间将毕诺瓦管理得好。”

他是真的如此认为，弋翅虽然比他年幼两岁，但从小到大，还有什么要发号施舍或做决定的事，都是弋翅替他解决或拿主意。他不曾嫉妒过弋翅的能力，相反的，他以有这样的一个弟弟为荣、为傲。

他原本认定毕诺瓦的王位将会传给弋翅，但九年前一场马车翻覆的意外，使他们的父母双双丧生，一群朝中的元老于是决意让他加冕为王。他和弋翅都明白那群老臣会让他登基的原因，比起弋翅，他是好操纵太多。

而随着岁月流逝，弋翅逐渐在宫中建立起他们的势力，老臣们因为忌惮着弋翅，也不敢太过嚣张逾矩，所以他才会担心若弋翅一走，他便无法压制住那群老臣。

看出典恩的忧虑，弋翅真挚的道：“你有这能力的，只是有时你必须果断点。你不必担心制不住那群老黄鼠狼，我早看透他们了，他们除了自大贪婪，同时也狠无知愚蠢，最严重的不过是在人民的税金上动些手脚，还不至于聪明到什么地步去。

何况有译武及他的那群士兵在，你的安全肯定无虞；不要怕反对那群老臣的意见，要是真遇到解决不了的事，你就让译武替你权衡一下，他是整个王宫中唯一可以信任的人。”

这是命令吗？

典恩点点头，“我知道。”

毕诺瓦在建国之初就有一个传统，那就是国王在登基后会有一个随身护卫，他的职责是保护国王的安危，必须时时刻刻随行在侧，几乎与国王形影不离，而此职是世袭的，所以王族有多少世代，身为护卫的那一氏族就有多少世代。

译武原是他们先父的护卫，一如承袭了所有先代的侍卫职责，他也同样承袭了祖先的忠烈耿直性情。在他们的父亲去世后，译武便以保护他们兄弟为此生的职志，自小他们的武艺就是向他习得的，所以他也算是他们两位王子的导师。

“但我担心译武的身体，他近几年的健康状况是一年不如一年。”典恩努力压下忧伤不安，他不该再让弋翹替他担心操烦的，他可是做兄长的呀！

但是，他心里仍抹灭不去沉重的大石，毕竟自小便相依相亲的弟弟将要长久分离了。

“别担心太多了。”弋翹一语双关，“我已经要译武尽快带他的孩子到宫里来，虽然不明白他为何一再延迟，但如今我将离去，相信他是没有理由再推托下去了。”

其实，早在几年前他们就要译武赶紧将他的孩子带进宫里，早日让他的继承人熟悉、适应宫里的环境与本

这是命令吗？

身的职务，这样他就能早点回故乡安养身体；但译武却一直以他唯一的孩子年纪尚幼，他也仍能胜任职务为由推托掉了。直到月前弋翅计划好一切准备离开王宫，要译武尽速将他的孩子带进宫，好多一个人手保护典恩时，他才总算答应了下来。

“译武是三天前回故乡的，算一算，他今天该回来了，你不等译武回来了再走吗？”典恩询问。

就因为译武回故乡接他的继承人，所以，连几天都由一向独自行动的弋翅充典恩的护卫，而弋翅也就是算准译武会在今天回来，加上他离宫的事隐密，他才会挑一大清早的时候离去。

弋翅抛给典恩一个坚定又狂傲的浅笑，“该交代的早交代清楚了，我也该走了。”

举步欲离，忽然殿外传来些许声响，弋翅敏锐的看向殿外，在袅袅烟波间，他乍见一双银色的眸子……



稍早，王宫的花园尽处出现两匹骏马与骑士的身影，他们缓缓踏过花园中央的石板地，绕过圆形喷水池转向王宫左翼，清脆又坚贞的马蹄声回响在漫漫烟雾之中。

蹄声在宫殿石阶之前停下，从其中一匹高大的棕马

这是命令吗？

上跃下一个脸色略显苍白，眼神却炯亮的中年男子，而旁边体型较小的灰色牝马上也跟着跃下一个短发的少女，两人皆身着简朴的骑装，但那与生俱来的凛然骑士风范却让人不由得肃然起敬。

那少女虽打扮得像个少年，但她素净的脸庞、娴雅的气质以及冷静的表情，却是怎么也掩藏不了的，任谁见了都不会怀疑她是个含苞待放的婀娜少女。

两人的眼光同时落在几尺之外，一匹有着如夜幕般漆黑毛色的骏马上。

就像羚羊总能敏锐的感应到某些预警，少女冰清的目光从黑马身上轻轻转移，她微仰首，长睫下的苍灰瞳眸望向前殿内部，不知怎地，她总觉得那殿门内似乎也有一只眼在看着她。

译武远远就认出那匹黑马是弋翅的爱驹黑火，想来二殿下是要在令晨离开王宫，那么，待会他们必定无可避免的会碰上面，他该如何向弋翅介绍他的继承人呢？

不是他忌讳什么，然而对于将要接替他职务的竟是女孩一事，他一直不知该如何开口向典恩及弋翅说明；每当面对弋翅那双深沉又精明的眼眸时，他总会不由自主的感到焦虑。

由于这九年来他大多时候都是跟在典恩身边，而弋

是命令吗？

翊从几年前起就经常出门游历，每每十天半个月不见人影，他对弋翊的了解不会比其他人透彻。典恩可能在一开始时会对这件事感到惊讶，但终究会接受，但以弋翊的性格，想要预测他对此的反应实在困难，他只希望他别太刁难就好。

“冰宿。”译武唤道。

少女收回视线与心思，转头看向她的父亲，瞬即意会地站到父亲面前准备听训。

译武眼里闪过赞赏。虽然他们父女极少相处在一起，但从每次回乡省亲的短暂相处中，他对冰宿的聪慧灵敏就留有很深刻的印象，她是个可靠的孩子，由她来接替他的职务，他可以放下九成的心，而剩下的一成，就得看二殿下能否接受她了。

他开口这：“从今天起，你必须随我在王宫中习得所有有关身为陛下护卫该知晓的一切事宜，不论是各式武艺技能或者是宫中的橙仪规矩，你都必须尽快学会，并且能够独当一面。虽然你待在村里时已经每日按照我给你的课表勤练武艺，但你仍需有所心理准备，村里可不比王宫，绝对容不得任何懈怠轻忽。”

“我明白。”冰宿淡淡应道。

由于母亲身体不好又容易生病，所以父亲便将母亲

这是命令吗？

留在家乡养病，没有接她们到王宫中共同生活。后来母亲去世，村里一群长辈因受父亲所托教授她武艺技能，并无时不刻地关照照顾失侍的她，父亲这才放心待在宫中，直到现在才带她过来。

“而后，你的唯一责任就是保护典恩陛下，你不得违抗陛下的任何命令，更不得有所质疑，必须络其一生，竭尽心力地守护毕诺瓦王室。”十年前那场马车翻覆的意外就在他眼前发生，让他为此自责不已；要不是两位王子都还年幼，他真的会以死谢罪，到黄泉地狱去向先王忏悔赎罪。

“是。”

译武忽地微叹了口气，“若非你是我唯一的子息，像你这样一个女孩子家是不该受到这般对待的，女孩子该享受到的你都不曾有过，你母亲又早逝……是我亏欠了你。”

“爸爸。”冰宿轻轻握住父亲的手，神态坚定的道：“该是我的责任，我不会逃避，更不会认为是一种委屈。”

译武又是欣慰又是歉疚，他微笑着反握女儿的手，“要不是我明白你真是这么想的，我会二话不说地将你留在村里，再过几年让你有个美好的归宿，宫里的职务我还可以撑到你的孩子来接替我。”

听到父亲这么说，冰宿心头一阵揪痛，但她仍然以

这是命令吗？

坚毅的眼眸看着父亲，无言的诉说她的坚强与勇敢。父亲的身体状况她不是不知道，光这九年来的劳心劳力，就让他超出平常人所能负荷的能力范围，加上父亲的年岁渐大，又经历丧妻之痛，就算是铁打的身体都会受不了的……

突然她察觉到前殿门内传来些许动静，她一抬眼，看见两个人影站在石阶顶端，此时四周的薄雾未散，他们的脸孔看来有些不真切。但她直觉的就认出走在后头的那个男人的眼睛，正是方才看着她的那双眼睛。

译武也同时察觉到动静，他抬头一看，随即躬身道：“陛下，二殿下。”

“快别多礼了，译武。”典恩笑着步下阶梯，身后的弋翹则是微微颌首，深幽的眼眸没离开过随着译武低首行擅的少女。

两人在译武面前停下，比典恩高半个头的弋翹仍微站在后面，他双手环胸，神情从容自若的不发一语。

“你这一路辛苦了。她是？”典恩指指少女和善的问道，一边四处张望，想看看译武的继承人。刚刚是弋翹告诉他译武已经回来了，他才注意到殿外的情形，这都得怪他实在是没有武艺的天赋，加上天性温和、不喜战斗。

这是命令吗？

译武小心的看了一眼弋翅，略吸口气才道：“她是我的女儿——”

“她？”典恩不由得瞪大眼，情急的打断他的话，“她就是你唯一的孩子？那么未来，她将会是我的贴身护卫？”

“是的。”译武谨慎的道，“请陛下不必担心，她绝对有能力保护陛下的安危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典恩露出担心的眼神，不自觉地蹙起眉。他不是质疑眼前这个少女的能力，他相信译武不会误一个三脚猫来接替他的职务，只是自毕诺瓦建国以来，从没有遇过这样的情况——一个女性的贴身护卫。连夜晚就寝都只间隔一扇未锁的门的职务，竟要让个女孩接任？

“这样不会有什么麻烦吗？贴身护卫的职务不同于一般女官或女仆哪。”他看看译武、弋翅，最后眼光落在少女身上，但她一直微低着头，看不清楚她的表情。

译武回道：“这点也请陛下放心，我已向她声明告诫过，她会懂得拿捏分寸的。”

“弋翅……你说呢？”典恩无措的转向弟弟寻求解决之道。

弋翅向少女走近一步，似笑非笑的开口：“名这是命令吗？”

字？”

译武正欲回答，他早一步以手势阻止他，眼神仍不离少女。

感觉那不曾移去的规线加深了灼热程度，冰宿抬头对上弋翅的眼，她那苍灰色的眼脾在光亮处会显得白亮，远远看，却呈现出一种迷离的银色。

“名字？”弋翅再问了一遍。

“冰宿。”她回答，声音像山涧的清淙水流般清冷。

他微挑眉，眼神有丝不解，“钻石？”

在毕诺瓦，冰宿是一颗星辰的名字，来自一个关于峻石的传说。传说一颗名为冰宿的钻石，因为其异常坚实且晶莹非凡，所以被天神带上天空成了星星，道才有了钻石的含意。

译武有些紧张的替冰宿答道：“是。她出生那天，夜空中的冰宿星非常明亮，于是我将她取名冰宿。”他期望女儿能像钻石一般坚毅璀璨。

冰宿藏起一丝许异。她向来刚毅不屈的父亲，竟然会顾露出焦卢的神色。

她曾听闻毕诺瓦二殿下的事迹，传说他是个聪明绝顶却又高傲深沉的人，当他在笑时不表示他真的在笑，

这是命令吗？

且谁也料不准他下一刻的动作表情，除了典恩陛下，他不会对任何人显露内心情感。虽然他年纪尚轻，可是在毕诺瓦，不论射箭、刀剑或搏击等等武艺已无人能与之敌对，在王宫中更是没人敢违抗他的命令。

即使他是如此难以捉摸，人民对他的评价却只有好没有坏，因为不能否认的是，他所做的每一件事皆是以人民为优先考量的。

而现在他看着她的模样，让她想起一头豹子在盯规猎物时，那优雅闲适的步伐、专注如鹰隼的目光，以及深藏在笑容之后的势在必得。

平常人或许会在这样的眼神下退缩，但他不是猎物，为了她生而肩负的护卫责任，她不可能轻易退却。

冰宿冷静的灰眸无畏无惧、不卑不亢的与弋翹对视着。

他忽地一笑，眼光放肆的在她身上从头到脚来回梭巡了数迫，“你认为你能胜任护卫的职责？”

“是的。”她坦然面对他大胆无俚的审规。

“何以见得？”他懒洋洋的语气与慑人的目光恰似一种协调的对立。”

“我身上流的是我们家族的血液。”

这是命令吗？